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

11

哈姆生

KNUT HAMSN

1920



諾貝爾文學獎金集

11

哈姆生

譯作者：諾貝爾文學獎金集編譯委員會
總策劃：張 坤 山

初 版：九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書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再 版：九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臺北市和平西路一段一五〇號三樓

電 話：三〇五〇九〇四・三〇五〇九〇五

郵 撥：五四三六〇〇厲啓明帳戶

印 刷：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地 址：中和市民有街35號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二一四六號

中華民國七十年七月三十日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二月一日再版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編譯委員會

翻譯

趙雅博
張 時
劉啓分
簡大森
王存立
吳安蘭
曾友正
符史生

黃得時
鍾肇政
吳琦農
黃柏松
陳衛平
李學熙
黃佳輝
歐陽鍾仁

左秀靈
李 嘉
林懷卿
崔文瑜
黃漢青
王家成
陳彥豪

馮作民
吳宗文
譚繼山
梁美群
司農欣
蔡華山
朱克揆

編輯

王存立
黃漢青
林麗鑾

陳衛平
簡瑞燈
賴英聖

張覺明
張月環
張冠蔚

劉美玲
陳淑玲
蔡慶蘭

設計

張中元
林弘志

王存立
張覺民

黃瑪琍

施正道

目 錄

哈姆生

后土之惠

得獎人與作品

著作目錄

1

479

517

后 土 之 惠

經過荒野的沼澤，進入森林的漫長的路——是誰最初把它走出來的呢？人，一個人類，最早到這裏來。在他之前，沒有路。此後，某個獸類，沿著這沼澤與高沼地模糊的踪跡走過，使它們又深了一些；過後，某個拉普人（註①）聞到了這足跡的氣味，在野地裏穿行的時候藉用這條小徑尋找馴鹿。通過巨大的阿不敏林山脈的這條路就是這樣踩出來的——一條沒有主人的公用小路；無人之地。

那人來了，向北走。揹著一個袋子，這個袋子，裝著乾糧和少數幾件工具。一個又壯又粗的人，鐵紅的鬍鬚，臉上手上有一塊塊的小疤痕；舊傷的痕跡——勞動還是打鬥得來的？或許他坐過牢，現在想找地方躲起來；或者是個哲學家，找尋安寧。不管怎樣，他來了；四周的鳥、獸都靜靜的；偶爾他發出一兩個聲音：「哎——好吧！」他就是這樣的自言自語。不論到那裏，當那沼澤的荒野讓出較為明媚的一小塊地，當那森林之中透出一塊空地，他就放下袋子，去找尋一番；然後他回來，又把袋子扛到肩膀上，再跋涉前進。一天就這樣過去，

註①：Lapp 也稱拉美蘭人；分佈在挪威、瑞典、芬蘭和蘇聯各國的北部。

靠日頭知道早晚；天黑了，他躺在石南草上，枕著胳膊。

休息了幾個鐘頭，他又上路了——「哎——好吧！」再向北走，靠日頭知道早晚；靠大麥餅和羊乳酪當糧食，喝口溪水，繼續前進。這一天他也用在行路上，因為森林裏有很多地點需要探測。他找什麼？一個地方，一塊土地？或許，是從家宅來的一個移民；他警覺著，留意著；他常爬到小山頂，四周觀看。日頭又落下去了。

他沿著一個山谷西側走；樹林裏雲杉和松木之間夾著枝葉繁茂的樹，地上是草。這樣過了好幾個鐘頭，薄暮漸降，但他聽到了淙淙的水聲，就像活的東西那樣振奮了他的心。他爬上坡，在半暗中看著下面的山谷；外邊，是向南的天。他躺下休息。

清晨向他展現出一片草地和樹林。他走下去，是一片綠色的山坡；更下去，瞥見溪流，一隻兔子從這岸跳過那岸。一隻在窩邊的松鷄憤憤的叫著，突然從他腳下飛起，他又點了點頭：有禽有獸——好地點。石南、越桔和草莓覆蓋了地面，還有小蕨類及七角星狀花的小鹿蹄草。他用鐵工具到處挖了挖，發現好土壤，還有泥煤，混合著腐木和千年的落葉。他點頭，說他找到了一個他落腳和過活的地方。兩天的時間裏他向四周探測，每天傍晚回到山坡。夜裏他睡在松木堆做的牀上，在一塊懸垂的岩石下面，躺在松木牀上，他已經安適得像是在家了。

他的工作中最艱難的就是找到地點；這裏不屬於任何人，只是他的。現在是工作來把他

的時間占得滿滿的了。他立刻動手，剝遠處一些樹林中樺樹的皮，樹汁一邊流著。他把樹皮壓了，曬乾了，集了一大堆之後，扛過好多哩路，到村子做建材賣。然後他再回山坡，帶著幾袋新的糧食和工具；麵粉、豬肉、菜鍋、鐵鍬——沿著路他回來了，一路上帶著所有這些東西。天生的負重者，森林裏駁船一般的人——噢，他似乎喜歡他的營生方式，走長路，揹著沈重的東西；似乎肩上没有重物就會淒慘，就不算生活似的。

有一天，他回來時，不只肩上有馱負，還用皮帶牽著三隻山羊。他以這幾隻羊爲傲，好像牠們是長了犄角的牛，悉心的照顧著。然後，第一個過路人經過，是個游牧的拉普人；看到山羊，他知道這是個來定居的人，就對他說話。

「你要在此地長住麼？」

「哎。」那人說。

「你叫什麼名字？」

「以撒。你知不知道什麼地方有女的能來做幫手？」

「不知道。可是我可以碰到人就問問。」

「哎，好。說我這裏有牲口，沒人看管。」

那拉普人走了。以撒——是的，他會說起他的。山坡上的男的不是逃犯，他說了自己的名字。逃犯？他會被人找到。他只是個勞力的人，做粗活的人。他開始爲山羊割冬天的飼料，

清出一塊地，聚一塊田，挪開石子造石牆。到了秋天，他已給自己用草根土蓋了一間小房子，又結實，又暖和；暴風吹不壞，什麼也燒不倒它。這是一個家了：他可以進去，把門關起來，待在裏面；他可以站在屋外的門口石板上，屋子的主人——如果有人經過會這樣說。小屋有兩間房；一間他自己，另一間給牲口。最邊邊，靠石牆，是草料堆。什麼都齊全了。又有兩個拉普人經過，是父子兩人。他們兩手拄在長手杖上休息，看到了山坡上的小屋和空曠地，聽到了山羊的鈴鐺聲。

「皇天啊！」拉普人說：「有個好人到這裏來住了。」拉普人說話是這樣的，是有點討好的意思。

「你知不知道附近有沒有女人可以來做幫手的？」以撒說，他想著的總是這一件事。

「女的來做幫手？不知道。但是我們見了人會說。」

「哎，那太好了。我有幢屋子，一塊地，還有羊，這麼說吧！就是沒有女的來幫忙。」

噢，每次他指著樹皮下村子，他都想找個女的來做幫手，但就是找不到一個。她們會看著他，寡婦、沒結過婚的或什麼的，可是不論是心裏想什麼，可都怕開口。以撒弄不明白是爲什麼。弄不明白是爲什麼？誰要到荒山野地，跟最近的鄰居都有整整一天的距離的地方去給一個男人做幫手呢？再說那男人看著也不叫人喜歡，差得遠哩；說話的時候又不是翻眼看天的男高音，卻是粗硬的，有點像野獸的聲音。

好啦！他不得不想辦法自己過活了。

冬天，他做了一些大木槽在村裏賣了，在雪地裏揩了一袋子一袋子的糧食和工具回來；揩這種重東西的時候是辛苦的日子。家裏有山羊，沒人照料，他不能出門太久。他怎麼做呢？需求使他聰明，他是很有頭腦又很少用的人，他慢慢訓練它變得愈來愈管用。他最早的辦法是在出門前把牠們放開，讓牠們在樹林裏的矮叢裏吃飽。但他找到了另一個辦法。他拿了一個很大的桶，掛在河邊，正好讓每一次只有一滴水掉進去，要十四個鐘頭裝滿。滿到邊上的時候，重量正好；桶沉下去，拉起一根拴在草料堆的繩子，打開了一扇活板門，三捆飼料掉出來——山羊有得吃了。

這是他的辦法。

好想法，或許是上帝送來的靈感。這人除了靠自己，沒有幫手。這個裝置一直到深秋都能爲他效勞；接著初雪來了，然後是雨，又是雪，一直下一直下。他的裝置失靈了，木桶在空中填滿了，把活板門拉開太早。他給它裝了個蓋子，暫時又一切進行順利；接著是冬天，水滴凍成了冰柱，讓那裝置永遠失靈了。

山羊只得學牠們主人——自助。

艱苦的時期——那人需要幫手，卻沒有一個，可是他還是想出了辦法。他在家裏不停工作；他給小屋子做了一個真玻璃窗，在他的生活裏便有了明亮奇妙的白天。用不著生火來看

東西了；他可以坐在屋子裏，靠日光來做木槽。日子比以前更好，更明亮了……哎！

他不看書，但是他的思念總是跟神同在；那是自然的，是從單純與敬畏中產生。天上的星辰，樹間的風，孤獨與遍佈的雪，土地的力量，土地上方的力量，一天中有許多次在他心裏充滿深深的渴望。他是個罪人，敬畏上帝；星期日他把自己洗得乾乾淨淨，是出於對聖日的尊敬，但還是和平常一樣辛勤的工作。

春天來了；他在自己那塊田裏耕作，種了馬鈴薯。他的家畜繁殖了；兩隻母山羊各生了兩隻小羊羔，一共是七隻了。他給牠們做了大一點的棚子，準備繁殖更多的時候用的，還在那裏裝了兩扇玻璃的格窗。哎，現在不論那裏都比較明亮了。

最後幫手終於來了；是他需要的女人。她拐彎抹角走了很久，徘徊於山坡間，卻不敢走近；到了黃昏她才下定決心走下來。這樣，她來了——一個大個子的、棕眼睛的、結實、粗壯的女人，有又好又沈實的手，粗獸皮的半統工作靴，就像她原先是個拉普人似的，肩下垂著小牛皮的袋子。不十分年輕了；說話有禮；將近三十歲。

沒有什麼可以害怕的；但她對他打了招呼，急躁地說：「我正要過山，經過這裏，祇此而已。」

「噢！」男人說。他幾乎聽不懂她在說什麼，因為她聲音含含混混的；再說，她的臉又是轉開的。

「哎，」她說：「路好遠。」

「哎，就是，」男人說：「過山，妳說？」

「嗯。」

「做什麼？」

「我有人在那邊。」

「啊！那麼妳有你們的人在那邊？妳叫什麼？」

「英格。你呢？」

「以撒。」

「以撒？嗯。你自己一個住這裏，是嗎？」

「哎，這裏，就是這樣的。」

「噢，那也不錯啊！」她順著他說。

現在他看事情比較聰明了，這時他會意到她來正是爲這個，而不是爲別的；她兩天以前動身，只爲來這裏。或許她聽說他需要一個女的來幫他。

「進來歇歇腳吧！」他說。

他們進到小屋，吃了一些她帶來的食物，喝他擠的山羊奶；然後他們煮咖啡，是她放在一個用皮囊袋子裏帶來的。他們舒舒服服的喝著咖啡，直到就寢的時間。夜裏，他要她，她

願意。

第二天早晨她並沒有走，整整那一天她都沒有走，只是在那地方幫忙，擠羊奶，用細砂土擦鍋和用具，把它們弄乾淨。她根本沒有走。英格是她的名字，而以撒是他的。

現在，這對那孤獨的男人來說是另一種生活了。真的，他這個妻子說話有一種奇怪的、拖扯的、含糊的語音，而且總是把臉轉開，爲的是她有鬼脣，但這沒關係。若不是她的嘴脣有缺陷，她根本不會到他這裏來；爲了她有鬼脣，他應當感恩才是。再說，他自己也不好看。鐵紅鬍子、身體粗壯的以撒——看起來粗暴陰鬱的一個男人；對了，就像從窗玻璃的裂縫看到的人。他的樣子不是溫和的樣子，就像巴拉巴隨時會掙脫繩索跑出來似的。英格自己沒有跑掉才是奇怪呢！

她沒有跑掉。當他出去，又回來的時候，有英格在小屋裏；那女人和小屋，其實是一體的。

現在又多一口要他養，但是沒有損失；現在他有更多的自由了，可以按他的需要出門耽擱在外，除了家以外還有別的東西可看。那兒有河；除了又深又急，看起來卻叫人高興，不是一條可以不放在眼裏的河；一定是從山裏面的大水源流出來的。他弄了一些打漁用的東西去探險；傍晚回來時，帶了一簍子鱒魚和紅點鮭。對英格來說這是大事，是個奇蹟；她大喜過望，從來就沒有吃過這麼好的菜。她拍手叫道：「哎呀！從那裏……」她的驚喜使他高興

了，而她也很快看出他是多麼高興，她爲他的高興而得意，又說了一些類似的話——噢，她從沒有看過這麼樣的，這麼好的，他怎麼能够找到這麼好的東西呢！

在別的方面英格也是天賜的福祉。或許她並不聰明，也不伶俐吧——但她有兩隻有小羊的母綿羊，本來跟她的族人在一起，她把牠們帶了來，這是他們在小屋中所能希望的最好的東西了；有羊毛和小羔羊的綿羊，他們那裏除了原來的牲口以外又多了四頭。小羊正在長，越長越大；看著牲口如何的成長和繁殖是種奇蹟，是奇妙的，叫人驚喜。英格又帶來別的：衣服、她自己的小物件、一面鏡子、一串好看的玻璃珠、一個紡車，還有梳毛的梳子。怎麼呢？如果她按照這個速度下去，那小屋不久就要從地上塞滿到天花板了，再也容不下了！反過來是以撒爲了這些財富吃驚了，但由於他是個寡言的人，鈍於開口，就什麼也沒說，只是拖著步子到門外的石板上，看看天氣，又拖著步子進來。哎，他眞的幸運；他覺得越來越像在戀愛，或說更被她吸引了，或者，不論怎麼說都是一樣的吧！

「妳用不著帶這麼多東西來，」他說：「用不了那麼多。」

「如果我願意拿，還多呢！再說，還有西維特舅舅——你聽說過他嗎？」

「沒有。」

「沒聽過？他是個富翁，又是這一區的財務管理人。」愛使聰明人糊塗了。以撒覺得自己必須也做點什麼了不得了的事，又做過了頭。「我說——妳瞧，妳不用自己動手去鋤馬鈴薯

田啊！傍晚等我回來以後，我會自己鋤。」

他拿了斧頭到樹林去了。

她聽到他在不遠的地方砍倒一棵一棵的樹，她可以聽出大樹倒下的聲音。她聽了一會兒，然後到馬鈴薯田去鋤地。愛使糊塗人聰明了。

傍晚以撒回家，用繩子拖了一根大樹榦。噢，那單純又天真的以撒，把個樹榦弄出了天大的聲音，又是咳嗽，又是哼哈，不爲別的，只爲讓她出來看他，崇拜他。這當然是一定的！

「哎呀，你瘋了，」英格出來的時候說：「這可是一個人幹得了的？」他沒回答；不肯爲任何事情說一句話。做一點比一個人幹得了的多一點的事，不值得一說——根本不算什麼。一根樹榦——哼！「你又拿它做什麼呢？」她問。

「噢，再說吧！」他不當什麼的答，就像幾乎沒注意到她在那裏似的。

但是當他看到她畢竟還是鋤了馬鈴薯田，他並不高興，就好像她做了和他一樣多的工作；而這不是他喜歡的。他把繩子從樹榦上解下來，又帶著它走開了。

「什麼，你還沒做完？」

「沒有。」他粗聲地說。

他又拖著另一根像原來那根一樣的樹榦回來了，只不過既沒有天大的聲音，也沒有喘氣；